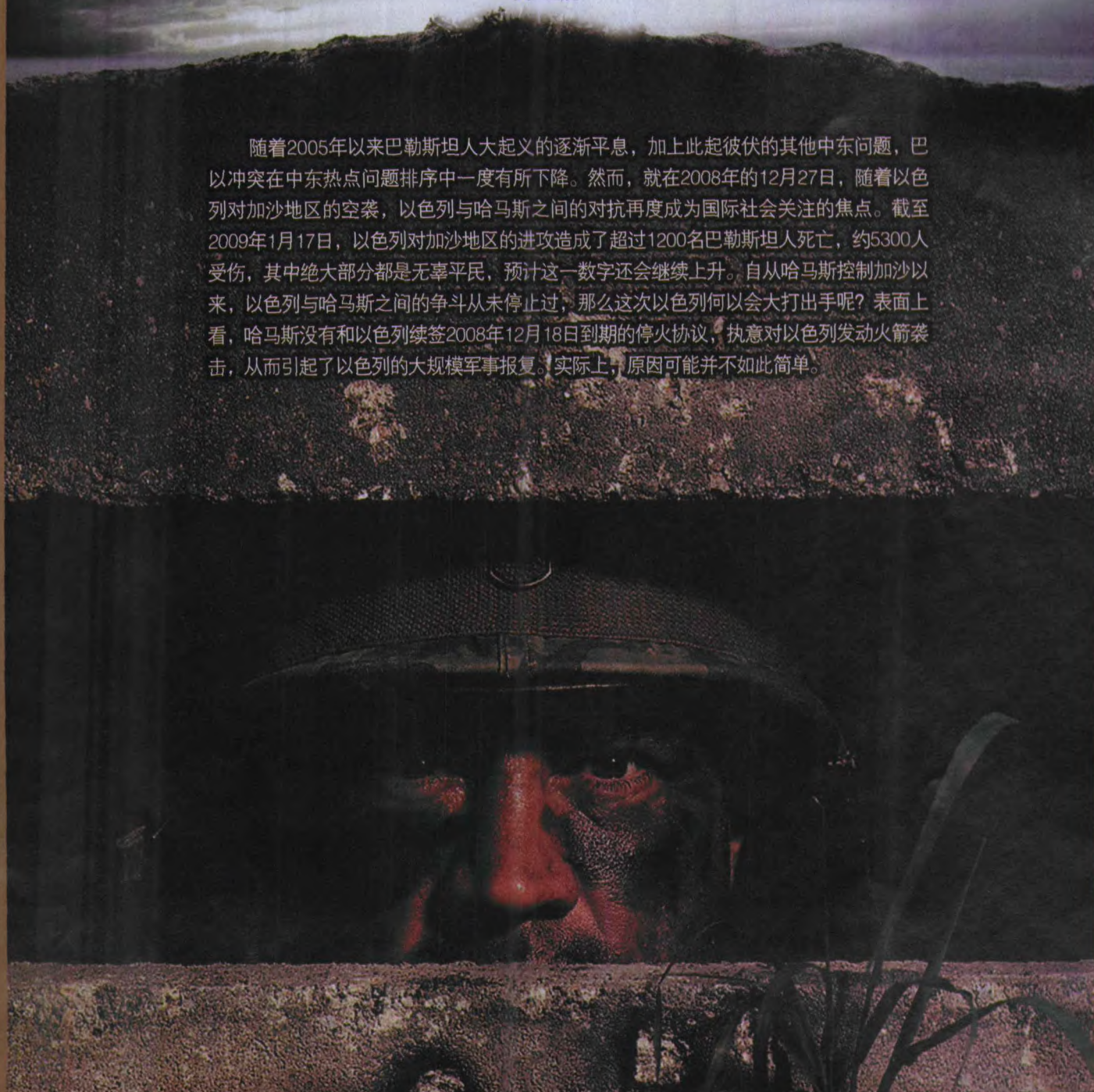


# 加沙之战背后的 政治角力

文/王震

随着2005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逐渐平息，加上此起彼伏的其他中东问题，巴以冲突在中东热点问题排序中一度有所下降。然而，就在2008年的12月27日，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空袭，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对抗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截至2009年1月17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进攻造成了超过12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约5300人受伤，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平民，预计这一数字还会继续上升。自从哈马斯控制加沙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止过，那么这次以色列何以会大打出手呢？表面上看，哈马斯没有和以色列续签2008年12月18日到期的停火协议，执意对以色列发动火箭袭击，从而引起了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报复。实际上，原因可能并不如此简单。





## 国内政治推动军事冲突

某种程度上说,巴以双方的国内政治推动了军事冲突,至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色列方面,在2006年的总理大选中,新成立的中右政党卡迪玛(前进党)在奥尔默特领导下,借前主席沙龙将军之余威在选举中获胜。卡迪玛之所以赢得当年大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众对于和平的渴望,他们厌倦了2002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所带来的动荡局面。希望奥尔默特能够继续沙龙的“单边撤离”政策,给以色列带来和平。然而,奥尔默特不仅未能给以色列民众带来和平,其本人也因为腐败缠身而被迫辞职。2008年10月25日,以色列现任外长、卡迪玛主席利夫尼组建联合政府失败,并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在现政府中,无论是外长利夫尼还是防长巴拉克

的支持率都低于在野的利库德领袖内塔尼亚胡,现政府的安全政策则一直是在野的右翼集团所诟病的对象。为应对今年2月提前举行的总理大选,卡迪玛一方面在右翼集团的压力下必须展示出强硬的一面;另一方面加快了与奥尔默特的切割。11月27日,在特拉维夫召开的卡迪玛紧急会议上,利夫尼明确表示:“总理必须去职,这是惟一选择。”奥尔默特作为“过渡总理”,在面对党内外压力的情况下,选择军事行动既可以缓解自身面临的指控,也能够部分平息在2006年黎以冲突中关于他军事无能的指责。就短期而言,以色列的行动似乎已经取得了若干效果。根据以色列《国土报》1月1日公布的数据,52%的人支持以色列继续对哈马斯的目标进行空中打击,19%的人认为以色列军队应当发动

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国防部长巴拉克和他所领导的工党是最大受益者,这次行动可以使工党多获得5个议会席位,而利库德和卡迪玛则分别多获得2个和1个议会席位。奥尔默特本周获得了33%的支持率,远高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后的14%。至少,对于卡迪玛和工党联合政府来说,右翼集团已经无法继续指责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软弱”。

巴勒斯坦方面,自从哈马斯在2006年获得立法委选举胜利后,哈马斯与法塔赫两大派别之间内讧不断,双方的权力之争一直存在。随着今年阿巴斯总统任期的结束,哈马斯也试图通过新的冲突分化法塔赫内部的激进派,使自己在新一轮政治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借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结束加沙地区长期孤立无援的状态。

## 寻找新的和谈对手?

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他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到底和谁谈?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所以自然不会成为以色列的谈判对手。然而,力主和谈的法塔赫不仅统治基础薄弱,而且只拥有约旦河西岸地区,对于割据加沙一方的哈马斯无能为力。巴勒斯坦的分裂使以色列失去了进行和谈的对手,在没有哈马斯参加的情况下,任何和谈的努力都显得苍白无力。

美国和以色列虽然拒不承认哈马斯,但却无法阻止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特别是在哈马斯披着合法的外衣逐步发展壮大,的情况下,以色列非常担心哈马斯廉洁务实的政策或许会赢得另一场大选,使以色列陷于不得不承认而又无法承认的战略困局。以色列南方司令部总指挥加兰特将军直言不讳:“以色列等待越久,哈马斯聚集的

能力就越大,最终导致以色列相对于哈马斯的比较优势就会越来越小。”

以色列现在所做的,就是重新找回一个可以进行和谈的对手,在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情况下签署和平协议。2006年以来,以色列政府多次对阿巴斯当局释放善意。奥尔默特看守内阁2008年12月初曾释放了230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数为法塔赫成员。法塔赫官员在空袭后也“及时”声称“有足够的组织准备填补哈马斯之后的权力真空”。当然,我们还无法证明法塔赫是否和此次空袭有关联,但是以色列已在帮助较为温和的法塔赫努力夺回权力

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在美国新总统奥巴马按照“双建国”理论来推动中东和谈的时候,以色列能有一个不那么棘手的对手。然而有时候未必天遂人愿,一方面空袭或许会使巴勒斯坦民众更加支持哈马斯,包括约旦河西岸的民众;另一方面法塔赫未必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哈马斯,特别是哈马斯在宗教和社会方面的号召力。一位哈马斯的反对者在空袭后说道:“即使那些支持哈马斯的年轻人也仅只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获得一份薪水。他们只是想生存,却因此而毙命。……这种攻击不是反对整个哈马斯,而是反对整个巴勒斯坦人和整个民族,没有巴勒斯坦人会同意家乡和人民遭受这样的破坏。”

记得2003年阿拉法特去世之初,就曾学者断言:“我们会很快怀念阿拉法特时代。”然而,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才明白,以色列可以没有沙龙,巴勒斯坦却不能没有阿翁。



法国城市民众举行反战游行



加沙地带炮火连天，巴勒斯坦民众伤亡惨重。

## 以色列的战略忧虑

在中东问题上,虽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和贡献,但必须承认只有美国才具有足够的经济与军事影响力真正推动和平进程。以色列选择在美国新旧总统交班时期发动攻击,同样也是充分考虑了美国因素。

以色列《国土报》2008年8月18日曾刊登了以色列专家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分析,麦凯恩的各项打分都优于奥巴马。毫无疑问,以色列人更偏向在安全和军事方面比较有经验的麦凯恩。对于打着“变革”旗号在大选中获胜的奥巴马,以色列心中无数。以色列外交部和军方曾在奥巴马当选后进行了一项评估,认为未来美以关系仍是乐观的。由于以色列在国会和特定执行机构有一个“安全网络”,能够平衡总统大选带来的任何“有问题”的偏向。即使如此,以色列仍然为将来与奥巴马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担心。这些分歧包括:美国没有如以色列所愿在伊拉克建立遏制伊朗的军事基地;美国不顾以色列的反对执意和伊朗进行对话;美国可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追求叙、巴以和谈,特

别是在按照“双建国”理论推动巴以和解方面。以色列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奥巴马上台,在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东问题在奥巴马政策排序中的位置是否会下降?奥巴马追求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和解的做法会不会迫使以色列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奥巴马新政府是否会像前任一样在巴以冲突中秉持亲以的立场?等等。

以色列选择在布什政府的“跛鸭时期”放手一搏,一方面可以引起当选总统奥巴马对中东问题的关注,或者至少可以让奥巴马对以色列的安全问题给予充分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对奥巴马中东政策的试探,让奥巴马知道以色列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和决心,意在获取更多的政策筹码。不过,以色列的做法也同时反映了其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在更深层次的战略忧虑:在一个没有美国霸权和美国力挺的世界上,如何能够保证和实现以色列的安全?

这种分析并非空穴来风。2008年9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埃森伯格讲座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艾伦博士在参

加“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时就谈到:“美国目前在国内外正陷于艰难的境地,未来华盛顿改变其对传统盟国的承诺将会是不争的现实,而在未来的冲突中,盟国的经济和战略需求将会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为此以色列“必须及早调整对外战略,发展同其他大国的关系”。11月底,美国犹太委员会发布的总统大选分析报告也不无担忧地指出,“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美国对外援助预算削减的几率会大于增加的几率,获取对以援助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今年1月3日,美国《新闻周刊》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人担忧他们的生存,这是他们的悲剧历史使然。最近在加沙的行动不会消除这种担心,也不会解决其长期安全需求。伊朗潜在的核能力,哈马斯与真主党日益精确的致命火箭,都会导致大量的担忧。这种焦虑也可能由其他问题所引起:奥巴马政府决定修复美国的形象和信誉,在中东达成和解交易。”

